



小花阅读

烟雨斋

谁说古物不会说话？
谁说死亡就是分离？
爱情啊，
途经万水千山也会来到你的身边。

九晚
歌乔
一著

一部看出眼泪的
东方奇幻爱情

听说我曾是邪族王女
听说我是白骨之身
听说我曾爱过你……

有人，有妖，有仙
抒尽三生爱恨无悔

YAN
YU
ZHAI

Y A N Y U Z H A I

烟雨斋

FLORET

READING

晚乔 九歌

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雨斋 / 晚乔, 九歌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221-14606-9

I. ①烟… II. ①晚… ②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31568号

烟雨斋

晚乔 九歌 / 著

出版人: 苏桦

出版统筹: 陈继光

选题策划: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: 潘媛

特约编辑: 欧雅婷

封面设计: 刘艳

封面绘制: 冬生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505081)

印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: 181千字

印张: 9.125

版次: 2018年2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221-14606-9

定价: 32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

◆ 引 子

001

第一篇 会说话的册子

◆ 第一章

桃 叶 渡 口

005

“不论如何，辞冬敬先生一杯。”
许柏母接了，却有些不解：“敬什么？”
沈辞冬眨眨眼：“便敬缘分吧。”

◆ 第二章

执 念 情 深

024

我找不到她，今日我养了她的戏服，是她最喜欢的那件，当年她连这衣裳沾上了酒都不开心，更遑论现在沾满泥土。我等她来骂我。

◆ 引 章

073

第二篇 有心跳的黑石

◆ 第三章

石 头 大 人

076

他的眼睛既像包罗了万物，又似空无一物，与他对视的时候，颜安只觉自己的魂都要被吸了去。

◆ 第四章

相 思 疾

105

师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也怪为师，乖乖徒儿，忘了他吧。他纵然染上了女祸大人的神泽，终归还是妖。”





◆ 引 章

130

第三篇

修魂护魄的陨石

◆ 第五章

女 娃 娃

133

桑歌和他不同，和这里所有人都不同。她只是个凡人而已。并且，还是一点灵力都没有的、彻彻底底的凡人。

◆ 第六章

邪 族 王 女

168

听说我曾邪族王女，听说我已经死过一次，听说那一个我曾经也爱你。

◆ 结束章

长 剑 托 情

282

◆ 引 章

212

第四篇

前世今生的古籍

◆ 第七章

魔 教 教 主

215

教主您在那些武林正道中固然是个十恶不赦之人，可在整个伽罗教，整个兰斯看来，都是英雄！

◆ 第八章

血 海 深 仇

249

我们都没错，只是我们想守护的，恰恰好是对方所想毁灭的，仅此而已。可我呀，终究还是没能狠下心来。





◆ 引 子 ◆

断崖边，秋风乍起，远处云雾弥漫，看不清山下的风景。

一纸信笺被石块压在地上，纸背的几个遒劲有力的颜体被微微浸润。

她不知在这里坐了多久，只感觉发梢有水珠凝结，身体已经毫无知觉，比起心里的冷，外界的感知似乎已经被屏蔽。

她蜷缩在断崖伸出的石块上，想起多年前他拥着她在这里满足地宣告：“我会对你好，一生一世对你好！”

誓言好像还在风中盘旋，起誓的人却已另有新欢，回她的只是一纸对不住。

“如果我死了，你会有一丝的伤心吗？”

“扑哧——哎，姑娘，抱歉了！”

本以为断崖上只有自己一人，没想身后竟传来一声轻笑，她惊讶地转回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旁边多了一个着古装的青年，面如冠玉，一袭青色宽袖长衫在他身上显得格外清风道骨，风鼓起宽大的衣袖和衣摆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自来自去之人。”青年自来熟一般撩袍坐下，“姑娘，其实情这东西都是庸人自扰而已，还是先关注点实在的。要不你先看看我这里的一些宝贝，我看你是有缘人，便宜点给你？”

她气急反笑，这生意都做到断崖绝处来了，也真是无处不商啊。

“你可能找错人了，”她垂首自嘲一笑，“一个将死之人，就算守着万世的珍宝又如何？”

她站起来，眼底终究还是不甘地涌出无数心酸眼泪，长叹一声。她头也不回地一步步往前走，脚下碎石滚动，前面就是绝命的悬崖，山风裹挟着微雨，撩起她额前的碎发，一道穿过左眉直入左处太阳穴的疤痕露出，她下意识地抬手去压，却在半途中顿住，任它在秀美的脸上狰狞着。

青年眼尖地看见地上的信笺，忙着开口：“姑娘是否觉得一纸信笺就能作别昔日的情感，是当真过分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纸会说话，你信吗？”

见她终于停下脚步，他赶紧伸手去宽大衣袖里掏，敛着眉掏了许久，终于拖出一个破旧发黄的册子：“你确定不看看这个宝

贝吗？”

到底还是心有不甘，她很想听听他在给她写下“对不起”的时候在想着什么。

到底她执念的还是他最后都不肯亲口面对她说出这句话。

山风越来越大，而远处有一轮橘红正努力越过雾霭和云障……

· 第一篇 ·

Y A N Y U Z H A I



会说话的册子



第一章

◆ 桃 叶 渡 口 ◆

“不论如何，辞冬敬先生一杯。”
 许柏舟接了，却有些不解：“敬什么？”
 沈辞冬眨眨眼：“便敬缘分吧。”

这是个炎秋，又热又燥，日头高悬，晒得很。

今年天气不好，从立夏到现在，几乎没有凉快过几天。这样的天儿，有家人儿女照看的还好说，但那些无人照料、身子骨又弱的老人，大都没挨得过去。

比如隔壁院子的张婶子，再比如这间屋子的许伯。

“不是说许伯以前是大家少爷吗？”年轻汉子收拾着重物，和身边的人搭话，“身边没有人可以说是战乱年代生了意外，可屋子里空落落的，不应该啊。”他正说着，忽然被激起的灰尘糊了满脸，“呃，咳……怎么回事，这个柜子多久没打开过了？”

灰衣服的男人撸起袖子：“旧时候的说法，听听就算了。那

个年代，说不准，吃得饱饭、穿得光鲜一些，别人看见了，就觉得是大家少爷呢？”

“不会啊。”年轻汉子嘟囔着，“我听姥姥说，许伯的确是啊。还说他刚来这个村子的时候，那气派、那模样，都是顶尖的！完全看不出后来会变成这样……”

他说着，声音慢慢小了些。

其实他也说不准，也奇怪。从小到大，他没少从姥姥那儿听说年轻时候许伯的事情。在那些描述里，他看见的是一个温文儒雅、遥不可及的贵公子，可现实中，谁都知道许伯是个话都说不全的痴呆，要不是村里养着，别说温饱了，怕是生死都成问题。

毕竟，这个许伯什么都不会，唯一爱做的就是路边刨土，没日没夜，用手刨出一个个深坑。曾有人好奇问他干什么，而他从头到尾只会重复一个“埋”字，除此之外，再问不出别的。

“得了得了。”灰衣服的男人打断他，“赶紧的，收拾东西。”

年轻汉子撇撇嘴不说话了，埋头收拾了会儿，搬柜子的时候回头：“来搭把手，这个抬不起来。”

灰衣服的男人听见，几步走来从另一头扛起就要出去，不想年轻汉子没稳住，那柜子一晃就要摔下去。见状，两人急忙又把柜子稳住，忽然，那里边掉出来一个本子。

年轻人是念过几年书的，和村子里大多数人都不同。他翻

开那个本子，随意看了两眼。这像是本日记，上头的字工整俊逸，比他老师写得还好。

“随便搁哪儿，先收拾吧。”

年轻人应了一声，随手将本子揣在衣服里。

入夜，回家，年轻人随意和姥姥打了招呼便自个儿去灶房热饭。生着火的时候，他鬼使神差又掏出那个本子来看。

前半本写得密密麻麻，后面却是鬼画符一样的东西。年轻人努力辨别，看了许久，才隐约辨出来是个“沈”字。

“沈……”他皱了皱眉头，往前翻了几页，像是要确定什么，“沈辞冬的沈？”

他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了许久，完完全全让自己陷入那些文字里。

顺着它们，他细细理出一个故事，故事里，是一个人的一生——

傍晚时分，霞云如焰。东边的天空已经染上了几分蓝紫色，而西边却是橙红一片，烧得热闹极了。十里秦淮在这个地方与溪水合道，不久，天色暗下，流波送月，潮水带星。

这儿是桃叶渡。

或许柏舟第一次见到沈辞冬，就是在这桃叶渡。

当时，许柏舟和一群公子哥儿在一起。他抬头望天，从东边扫到西边，又从西边扫到东边，直到脖子酸了，这才收回视线。

“许少在看什么？”

这时候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地面上的灯火比天上星子还亮。

许柏舟随口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感觉要变天了。”说完，他哈哈一笑，“你们看，天上没几颗星子，明天怕是要阴了。”

身边的人嬉笑着没当回事：“就算阴了下雨了，咱也有伞有车，该玩还是玩，不用管那么多。”

另一个人瞥一眼渡口搬着重物的工人，像是不屑，歪着嘴角笑一声。

他们这伙人，要么是商户少爷，要么是贵家公子，和那些下等人是不一样的。

许柏舟见状，眼底露出几分不愉，那情绪只一闪就过了，快得很。随后，他跟着那人一起笑出声来，样子快活极了，应和着：“是这个理儿。”

“先去休息吧，许少。”那人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许柏舟颌首，慢悠悠跟在后边走，落后了前边的人一大截儿。

许柏舟是为了交际应酬才来到这儿。既然有想得到的东西，

那就要付出代价，生意人嘛，没有比他们更清楚的了。所以，有些事，哪怕不愿意做，那也得做；有些人，哪怕不愿意打交道，那也得上。

这一点，许柏舟心知肚明，也早习惯了。只是，即便能够熟练地对人微笑、掩藏情绪，在心里，却偶尔也还是会有些厌烦。

过了些时间，饭局终了，许柏舟好不容易找了个借口摆脱了那群公子哥儿。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他带着一身烟酒味儿出来，自己都嫌自己难闻。

许柏舟皱着眉，背着手一步步踱着，刚刚走到淮清桥边，就看见了顺水而来的沈辞冬。

彼时，她在画舫，他在桥上。

溪上有薄雾，而画舫灯暖，那暖光不锐，从雾气中透出来，朦朦胧胧，带着些氤氲的湿润感。许柏舟隐约看见画舫上坐着一个人，着一身藕色双襟旗袍，手上捻着一方帕子。

是个美人。

许柏舟这么想着，下一刻便与那美人对视上了。他微顿，淡笑颌首。也许是他站的地方太暗，对方并没有看清他，所以没有回应，转瞬便移开了目光。

不过是个照面，并不是缘分。

而一个人的一生要和许多个陌生人打照面，并不值得稀奇。

许柏舟耸耸肩，目送画舫远去。正巧，这个时候，有人出来寻他。

那人自后边搭上他的肩膀：“许少这是看什么呢？”边问，来人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可画舫早走远了，眼前什么也没有。

许柏舟笑道：“没什么，发发呆罢了，这不就准备进去了吗？外边儿凉，还是里面好。”

“是啊，里面有酒有肉，还有美人相伴，哪能不好？”来人吐着酒气。

许柏舟笑着摇摇头，跟着走回去。

美人？

怕是最近这阵子，他再难认可别的美人了。

次日，送走了那群公子哥儿，许柏舟自己却没有立刻动身离开。这儿景好，陪了那些人那么久，也来过这么多次，他却一次都没好好看过。

折扇一摇，许柏舟叹了一口气：“难啊。”

他其实不喜交际，但没办法，要赚钱，要站稳脚跟，总要想办法融入他们的圈子。打发走了下人，许柏舟手执折扇，摇着摇着，便又摇到了桃叶渡。

一个长时间不自由的人，即便偶尔闲下来了，他也还是不自由的。心被禁锢习惯了，哪怕握着钥匙，也会忘记开锁。

就像许柏舟，明明说要看风景，却什么都没看进去。一路走来，若不是有水落在额上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走。

许柏舟抬了抬头，雨滴恰好就落在了他的眼睛里。

他揉了揉，赶紧撑开了伞，心道果真是有备无患。

在四窜躲雨的人里，许柏舟撑着伞慢慢走，显得格外悠闲。他掏出怀表看了一眼，看这时间，该回去了。

大抵被一点儿莫名的期待支使成了下意识的动作，许柏舟在将要走渡口的时候，轻一抬眼，像是在看什么人。而下一刻，他便僵在了原地。

原本不过是个随意的动作，两个陌生的人，没有半点儿交集，遇见的概率微乎其微。

然而，就是这一刻，他透过细密的雨帘看见了那个渡桥的人。

没想到，再见面会这样快。

雾色烟雨里，她走得很急。

换去了那身素雅，今日的沈辞冬穿了一身水红色，将整个人都衬得有些艳。她微微举起皮包挡雨，露出一截儿细白的手腕，有水汽沾在她的头发上，将原先平整的头发笼得绒绒的，整个人因为没有带伞而有些狼狈。

“啊——”

在下桥的时候，她大概是踩滑了，低呼一声就要摔倒。

沈辞冬下意识似的要闭上眼睛，不想，下一刻便有一只手扶上自己的小臂，将她稳住了。许柏舟见她站定，很快放手：“唐突了。”

随后，他微微笑着将伞递给她，动作神态，都自然得仿佛本该如此一样。

沈辞冬一愣，也不推拒：“谢谢。”

正是这时，有一辆空着的黄包车往这儿跑来。许柏舟往后退几步，与沈辞冬保持了些距离，先是伸手拦车，然后才转向她。

“这雨要下大了，小姐就算打着伞，也难免走不好，还是坐车吧。”

沈辞冬笑笑。

其实她原本也想打车，只是雨天不便，坐车的人多，打不着。没想见，在这儿遇到了。她慢慢走上去，刚刚坐好，就把伞递回去，然而许柏舟推了推。

“车再方便，也怕有地方到不了，得走一截儿，这伞你拿着吧。我住在这附近，几步就到，不必还了。”

不得不说，对于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而言，许柏舟的表现真是太殷勤了一些。如果这些动作换个人来做，怕会显得不安好心，定要惹人防备。可他儒雅绅士、举止有度，始终与对方保持着不逾越的距离，双眸清亮，像是有碎星顺着雨水落进去，攒在里边。